

晴翠館
日記

溫州府圖書館



十月戊子

初一日甲戌

二十日

天姓上午接家書下午作志稿瀨

久譚言瀟易事多可慨者傍晚詣卓英不值晤其夫人

卓英將南行夫人即依其母家活上矣詣次公次公与香

山梓樵村同居樵村从次公受詞學者以新刻涿水餘

音一卷見詒共倚短榻襟評詞曲次公殊灑落也聞類

年即仰給於樵村徐氏素封樵村善英吉利文字及從

次公游始治詩詞銳志突礪所造豈深矣寄滬上書

初二日乙亥廿一日早間竹銘來午後作志稿接毅侯金

陵書晚頭暈蚤眠睡不安倚閱後園叢語

初三日丙子

上午接志會丈書下午詣潑一小坐詣送

卓英別卓英或就事教育部矣接姜未子書為余治印殊草々余殊不願人敷衍了事即妄之請再為鍊篆不知未子諒其直抑斥其狂然余本性如是雖倍人猶面責之況賢者乎晚閱後園叢話頗秀

初四日丁丑

晏起午飯後守兒自學校來為講之世

治學之道十年來教育亡矣男女相徵逐豕廐學問而崇衣飾羣居終日教者不知其所以為教學者益無以為學人心日敝可哀也已傍晚詣朴園長談詣竹銘不值夜獨登正易樓五層小坐即歸接子厚青島書



初五日戊寅

上午寫毅侯書下午季川來篆青未爽

塵未剛至未竹銘來誠之未晚偕識之竹銘飲思成居過花孃筱鳳若諮詣聽鳳妹鼓書數日不見乃尔瘦矣萍夜歸初六日己卯 廿五日 余生日也早間作志稿午後詣亮忱見其尊人蔚西先生久談詣城南聽鳳妹鼓詞

初七日庚辰

上午寫毅侯書下午詣潑一小坐詣送

初八日辛巳

上午寫毅侯書下午詣潑一小坐詣送

初九日壬午

上午寫毅侯書下午詣潑一小坐詣送

初十日癸未

上午寫毅侯書下午詣潑一小坐詣送

十一日甲申

上午寫毅侯書下午詣潑一小坐詣送

者蓋皆俗諺里謠無足平論獨聽其絲竹曼靡而已

初七日庚辰 上午接君坦書夏之下午勛居來以所感

舊畫欲出售目携以晤勻老則皆贗作也作志稿寄仙濤

書寄子厚書報載蔣中正兼行政院長于右任就監察

院長 監察院將以民國二十年元旦成立云

初八日辛巳 早姓曾全夜數雪午後未明來長譚以所

治印見眎則大佳也傍骨竹銘未設歌館舊事小坐即去

飯後詣亦侯北還兩日矣言永嘉事極趣聞郡中晚禾頗

佳穀賈幾員民食足已報載日本東海道昨日地震以寅

初牧震倭豕大震歷時三十分靜岡三島等處被雷



烈蓋大正十二年大地震後乃又遭茲雷矣

初九日壬午 昨又傷風多咳有痰午飯後作志稿傍

晚詣聽鳳姝鼓詞音調絕佳晚詣瑞芝書屋子厚邀

飲同坐與圃篆青師鄭釋堪心奮雪孫懷衡諸君飲

後師鄭子厚釋堪雪孫與余作葉子戲夜歸接竹銘

書報載外交部擬收購北平東交民巷各國使館房

屋各國使館將於南京建築新屋此事或能於兩三

年內見之蓋中原戰後外交眼光豈直注於國民政府

即吾輩於無可奈何之中亦望其努力訓政共挽老局

而已六橋翁書來言近自營口赴瀋易仍不健也

初十日癸未 午後沐浴詣寺虎小坐出正陽門購皮衣
一襲晚作志稿接毅侯書接荆山書報載國民政府組
織變動衛生部改為司隸內政海陸軍航空茲擴為部以
遼寧方面蔣譽劉尚清掌內政它部則尚未決也

十一日甲申三十日 上午寄家書作雜文下午詣志齋大譚
詣真慶詣勛臣詣未明過武愷不值即詣聽鳳妹教書
晚邀未誠竹銘誠之飲鳳妹侑觴也過花孃鳳兒茗談偕
諸子同聽鳳妹歌昭君出塞一曲絕佳深夜歸林誠自上
海還言孟羣常多病而意殊抑鬱旬日內或即北來也
未誠為煤礦公司事往來津滬聞戰事平煤運豕王矣

即上年津浦路所扣留公司車輛或可搬運幾列則公司
輸運益為便利中興煤炭盡運江南各省其北運者僅
至濟南蓋燕冀之郊皆開濼公司煤炭銷售之區亦以
運輸便耳報載閩百川已整裝出國東游將歸天津
登舟張漢卿派車護送晉事將統繇漢卿主持云
十二日乙酉十二月一日上午作志稿下午篆青來師鄭
來偕詣橋西草堂晚寄于思泊瀟易書余与思泊
別踰十年矣從未知其踪跡近乃知其監學萃升書
院也致書問候畧述離懷天晴頗暖

十三日丙戌二日 上午寄上海兩書下午作雜文接毅侯

書將以十九日還黃巖其女以廿九日出嫁閔卓英已抵寧矣晚寓荆山書齋羣索居念良友之四散殊不覺書間之煩矣

十四日丁亥三日上午作志稿下午詣蔚西先生詣聊園今日到者志盦閔枝倬盦顧公儻衡哲如七八人耳傍晚過誠之而歸志盦又以蔡可權所為老子手贊見示老子之言駁妙難識而蔡君為之贊徒膚辭耳今人著書祇憑膽力然亦何必浪擲金錢為之哉留及梨棗真可長息篆青言遐養書來清詞鈔編纂處同人數十將命工合像一函卷以志一時之盛唯園之命名殊難得

當耳比日頗暖聞南京有大雪接伯父書

十五日戊子早間接家書作雜文午後詣倬盦詣

聽鳳姝鼓書晚赴叔誠之招飲泰豐樓招伎侑觴今夕東者六七人果無出鳳姝右者鳳姝閒靜而氣清此蓋天稟之异耳飲後偕叔誠諸君過北甲數家余與竹銘詣聽鳳姝鼓曲深夜歸

十六日己丑上午寄伯父書寄家書下午作雜文澆

一束以所書單條見贈讚一字頗有秀氣夕談晚與朴園文書以老子贊敘附夸老子詞稍敘妙難識而蔡君者迺於每節之次繫以贊詞祇腐語而已連日晴甚暖

十七日庚寅六日早間書壽聯遣送姜氏體仁母夫人
八十悅辰即日假福全館開觴演劇也午後詣之其壽
序以夙老題名實不知出誰手惡者不可卒讀夜飲後觀
劇陸麟仲史頌演喬醋殊佳報載蔣中正兼行政院長以
高魯為教育部長高魯未到任前蔣中正兼理教育部
務並下令云近年以來我國學生受共產黨人及一切反
動派之誘惑動輒藉口改良校務罷課要挾甚則擅自
集會散發傳單供人利用安分派系馴至放僻邪侈
無惡不為青年墮落念之茲痛循此不革不惟教育破
產抑且有亡國滅種之虞政府負培養青年整飭綱紀

之責當此學風日壞若再博寬大之虛名坐視一般學生
誤入歧途不思設法防止豈惟放棄職責更何以對青年
現在軍事告終雖建設前途任偉萬端而百年大計首
在樹人此後政府施政方針自當注全力於教育本院長
兼長行政尤當竭其精神能力以謀學風之整頓嗣後
各學校學生務當脩養人格努力學問蔚為大器勅
用國家須知校長任政府選擇而後任命反對校長即
無異反對政府教職居師保之位學生應尊重服從不
當愛憎肆已唯各教職員亦當敦品脩行以立師表其
有濫竽充數行為卑鄙者政府必立予罷黜以資整頓

而尉羣望至於教育經費為學校生機所寄政府尤當負責籌畫學生惟有專心力學涵養身心凜古
人思不出位之訓戒不得干涉教育行政如再有受反
動派之利用仍前囂張恣行越軌者政府以愛護青年
賢激整飭學風計唯有執法嚴繩以治反動派者治之
法不姑息稂莠不除嘉禾不生倘有一二學風最壞無
法整頓之校即不得已而至全校解繳亦所弗惜也此
蓋因南京中央大學風潮張乃燕與蔣夢麟互訐蔣遂
調長北京大學益以易培基長師範大學令中所指學
風最壞之校即言北平各大學也十年來政府要有整

飭學風之文而以此令措詞為嚴嚴不知學生尚何冀
張否或謂此年學閥爭長石曾與石氏各整旗鼓為戰
畧以研究院各大學必平均支配云烏乎教育何事乃
可如是配邪

十八日辛卯 上午接卓英金陵書下午字兒自學校來
言甲中禮事傍晚詣康氏馬氏不值過睇衡齋久談詣
聽鳳姝鼓詞晚遊亦僕或悵美乘文屢小飲飲後即詣陳
氏間語間而適至論郡邑故事深夜歸寓未識津門書
十九日壬辰 早間寄家書茲寄孤裘一襲午飯後作
志稿篆青來剛主乘同詣橋西草堂勾圍出示適子固畫

十香園楷史其三矣畫絕工題詩佳佳晚閱東華續錄
沈文肅與曾文正論事不合詔書調和切至同治三年十月
諭議改王軍機大臣等御史華祝三奏撫臣引疾假期
將滿請令照舊供職一摺據稱沈葆楨年甫四十有餘
其病非難速痊所以力求引退者特以協餉用人兩端與
曾國藩意見不合而營員乘間伺釁飾非亂是以沈
葆楨知鷓而退見在該撫假期將滿諭令毋庸固辭
並令該二員遇事熟商即意見偶歧不妨各據一是請
旨施行等語沈葆楨與曾國藩意見不合朝廷早有
所聞此奏不為無因曾國藩辦理東南軍務需餉孔

亟而沈葆楨佐地方凋敝之餘心存撫字致致蠲緩
多而協餉未能如數至用人一項沈葆楨為地方大吏
甄覈不得不嚴而曾國藩目軍營需材葑菲無棄亦
恐有耳目難周之弊該御史所稱此輩一徑得志顛倒
是非任意播弄亦所不免在該大臣等事屬有因初非
自便其私惟天下事往往以小嫌而誤大局不可不思曾
國藩沈葆楨皆賢能卓著分忠體國之臣如果尚有
畛域未化各懷意見東南民生何日可奠朝廷尚安
望二臣之共濟艱難邪徑此次訓諭之後沈葆楨於
曾國藩軍營協餉苟可設法即當盡力籌措並著該

撫於假滿後即行銷假任事勿稍耽延曾國藩於沈
葆楨曾經甄勅前來接勅之員亦當留意屏斥裁汰
勿開小人倖進之門彼此兩商共歸一是以古人廉頗
藺相如寇恂賈復為法同心共事無貽朝廷南顧之憂
以全終始而保令名於二臣有厚望焉

二十日癸巳 上午寄朱芝山書復卓英書下午作志彙
接于思泊書思泊擁鈔全而託於文此關東之秀也寄
書復之晚作雜文次日頗暖但三海之久且可行人矣

二十一日甲午十日 晴早間閱東華續錄午後勻圖過譚
通志初稿將於年內結束蓋經費所限而纂輯之久其

效亦仍如是耳 晚作志彙

二十二日乙未 今晚有雪意上午接家信以梁兒皮衣

寄來也下午詣黃乘詣毅行毅行出示視督軒又喜亭碧

夢兮遺文數十首內有兩篇乃余手寫者回憶前塵殊

悵惘耳傍宵詣聽鳳姝鼓書偕飲市樓屬比不覺即邀

觀影戲深夜歸

二十三日丙申 早起閱東華續錄光緒三年冬沈葆楨

奏請准將件作照刑科書吏一體出身馬快照理制軍兵

一體出身疏語劉切畧云三代以上廢人在官者與士同祿

漢制往由小吏至公卿故循良稱極盛所學即所用也

自^音人重門第寢變風俗相沿至今夫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不問其所出与求才初意兩不相謀然指倡優為自家不清彼誠無以自解若供役公署者雖風塵奔走勞瘁不堪究其所逐日營之者非國事即民職固天下之所必不可無者也乃不待其作奸犯科而先絕之于人類於求治之意毋乃左手況不嫻文理者無以為作作不精或藝者無以為馬快屏之於不齒之列而望有出類拔萃之才起而應之者乎命案全視屍傷為準屍傷一辨雖舉陶無由得其情洗冤錄一書其理極敏又有不盡一二可憑者須以意會之在由科甲及幕友入仕者日夕研案

猶憚其難再不自愛之作顛倒是非含冤其誰訴乎有終身不見賊之兵無終身不見賊之馬快奉稟緝捕其老陞与臨陣同若辭輕無能安望其為鷹為鷂闌關不皆成盜數手說者謂作以命案為市馬快以盜案為市今再予以出身不啻養虎而傅以祇夫天下未嘗無已攬詞訟之生監不目此而廢兵之出身未嘗無騷擾閭閻之弁勇不同此而廢兵之出身賢不肖各以類分進其賢者退其不肖者而已矣若並賢者而餉之是驅之出於不肖也又何誅焉其品甚卑其才甚劣而其權則甚重者不至於惟利是視無惡不作也蔡希年後寄家

書詣滋德堂文譚傍晚詣聽鳳姝鼓書小坐即歸夜
作雜文邊務失講久矣學者空譚政理絕不明邊徼民
俗形勢豕使鄰國肆力侵暴日本於遠左蘇俄於回
疆英於西藏其處心積慮皆欲早之為耳及今不亟以
為計則此數萬里地祇任人宰割侵掠且移民一事政府
亦曾銳力為之終以邊竟荒遠調查疏畧文書條奏與
事實相去殊多烏乎治國在手政治政本乎學學之
成者固非朝夕之功況茲寧為之區山川沿革民族
遷徙其見於史籍者不具備其傳於故老者未可
徵比年研究院當派員分赴邊粵考察惜歷時暫

耳果得精詳調查之則邊務之興廢有裨乎

二十四日丁酉十三日上午作志稿下午詣樓園志盦翁
生日也孟羣因病不能赴還矣閱東華續錄光緒初年
江甯三牌樓命案因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寶琛奏言
疑實孔多詔尚書麟書侍郎薛允升前往查辦八年
二月麟書等奏稱訊明周五即周步畛挾仇起意謀殺
朱彪商同沈鮑洪即潘洪潛携簞刀尋遇朱彪計邀行
竊至三牌樓竹園旁將朱彪砍斃同逃並未移屍嗣經
地保報縣聽詳已故兩江總督沈葆楨飭會萃務處洪
汝奎懸賞購錢並派緝捕委員胡金傳密訪先後拿獲

僧鑑字張克友曲學如並曉教方小唐作謬胡金傳與
問官嚴整同訊喝令用刑酷逼成招初供翔承謝姓旋
供係薛姓名泳詮後稱為薛春芳胡金傳展轉誘
令改供洪汝奎於慶審後以案情重大稟請派員覆
訊沈葆楨以為會匪自相殘戮飭將曲學如僧鑑宗
正法上年拿獲竊犯李士鳳供出沈鮑洪周五綱朱彪
等情與辦估箭案地方時日相符當將沈鮑洪周五獲
案訊供不諱現任反覆推鞫周五沈鮑洪均各供認商
同謀弒朱彪胡金傳亦將刑訊教供各情據實供吐方
小唐張克友等供俱各吻合應即擬結等語奉上諭胡

金傳故入人罪寃鞫二命情節較重周五即周步畛着
依擬斬立決已革李將胡金傳着依擬斬立決沈鮑洪即
滿洪着依擬絞立決均即行正法兩淮鹽運使洪汝奎
精審此案率行錄供於胡金傳教供私拷等情毫無
覺察候補知縣嚴整承審此案率將胡金傳誘取
供詞認為實情隨同附和實屬糊塗謬妄洪汝奎嚴
鞫均著革職叢往軍臺効力贖罪前兩江總督沈葆
楨辦理草率實有應得之咎業經身故著免其置議
當是時先伯祖方藩江甯此案以未會詳得免議先
伯父所為太僕公行狀中言洪汝奎捕賂人置於瀆濫即

指此案也晚或憲來長譚

二十五日戊戌 上午作雜文下午詣次公談沐浴傍晚
詣聽風妹鼓書偕飲市樓詣觀陸克滑稽影片深夜歸
二十六日己亥 晴早間寄金陵兩書午後作志業篆
青來師鄭以勺圃催稿憤而言辭實則老局年內即結
束辭不辭可毋論唯師鄭久無隻字片稿則勺圃之催
亦其職責也詣橋西草堂勺圃出示舊藏名人扇面
一巨冊絕佳晚寄家書并与孟兄書

二十七日庚子十六日早數霰後會詣新吾詣倬盒

手書

印

晚赴志奮畫丈之招飲玉琴臺此厨甚有名同坐立之倬
盒竹銘瀨一誠之毅行諸君立之近自滬濱移居北來
蓋盜風之熾亦使人不能一日安處耳

二十八日辛丑十七日天會上午作志業下午訪萬國賓考
冬自卜魁還過洮南居數日時國賓方有事於瀋陽故未
見耳國賓為壽山副司令長官長子管理洮昂鐵路兼理
鶴岡煤礦黑龍江官銀號年少有為之才也詣聊園今日

至者志盦閨枝倬盦碩公哲如諸君倬盦以位西先生
遺集二冊見贈此新刻本也晚寄青島于厚君坦二君書
二十九日壬寅 念上午閱半巖廬遺集下午閱東華
續錄同光以後保舉冒濫官爵豕為黃緣之餌矣李
萼客為御史曾疏論之畧曰治國之要惟賞與罰馭臣
八柄二者為先罰固不可稍踰賞亦豈可或濫臣湖康熙
乾隆兩朝享國久長慶典武功饒指難盡其時內外臣工
雖屢逢恩詔論功行賞而班序秩然未有越等者今則
外官之道員多至二品其封皆至一品矣知府同知多加三
品其封皆至二品矣牧令大半四品簿尉大半五六品其

封率至三四品矣甚至一捐班之丞倬或黃緣出洋或挂
名海運一保兩保已道員而紅頂矣此猶言在外者也內
而翰林之編檢預名一典札之末即加侍講銜其優者加
花翎有京察者保簡放後加三品銜且驟然而冠珊瑚頂
以七品而換三品矣六部之主事得一小事之議敘即加四品
銜其優者加花翎或三品矣夫宵人竊位則志士傷心倬
者冒功則勞臣存氣爵賞者人君之所以進退賢不肖
人 臣之所以奔走吏士得之太易則人不知恩予之太
驟則士無由勸豕至尊卑不列等級不明長偽士之冒
浮慙小民之視聽甚非所以尊朝廷清汰品也蓋倬門

不塞則士習無由端流品不分則人心無由正人心日壞
士習日凌小臣以此為能大臣以此為市而欲求官吏之
守法天下之致治是猶背日而求景北轍而圖南也語
殊切至當時風氣之壞可見矣晚作雜彙

三十日癸卯十九日報載天津馮姓婦劉氏年廿五昨日午
後產一女二男一胎三生美國育嬰醫院醫生嘆為異
瑞云日前聞紹興一婦產子女六人是與豕胎何以異據
生理學言之此固產婦體質健王也午後作志稿內河
航權之失蓋非獨粟末而已唯茲邊徼安得猛士兮守
之剛主來長談余近日左足筋傷作痛步履不使用狗

皮晉貼惠處晚倚閣李太白詩

十一月乙丑

初一日甲辰二十日晴上午作志稿下午詣睇嚮齋譚晚詣
朱子飲同坐李劉黃諸君黃君自新置還考古之學年來
大盛而治斯學者僅知搜專據土於古史亦殊亡譬索
之功徒為炫世而已飲後詣文悒長譚接家信孟晉
已赴滬聞就事招商局不知主局務者誰也
初二日己巳廿一日早間寄家書作志彙年後誰家錫
留聲機程豔秋戲片絕佳玲瓏久之勺圖過談為志
局事也詣雨蒼詣守一均不晤詣次公文譚傍晚詣城

南歌館不見鳳姝數日似又有傷成者何也晚飲忠信堂亦侵今日生日同鄉數君醪飲飲後即偕過陳氏寓劇譚深夜歸今日大風頗寒

初三日丙午二十二日冬至上午作雜文寄荆山書下午篆青來以孫夏峯遺象景片見語蓋康熙戊申淮南程順謁孫徵君於夏峯為寫川上讀易圖云圖後有夏峯手書自贊云問尔為誰曰歲寒■歲既云寒尔何為耳曰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耻雖用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膽薄不慕榮仕衣服文繡會甘橡杖隱不在山亦不在水隱於舉人

七十年矣遠膝多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神妙萬物豈落筆紙象者像也正有微和像無可象請自度己己酉小滿前一日八十六石琴奉氏書於夏峯之蕙山堂又有湯文正公贊云當代儒者誰稱先覺乞惟哲人光輝孔倬敦行孝弟脩明祀樂由忠貫恕既博歸約日新又新為魚飛躍默契先天聲臭寂寞蘊涵元氣鼓越磅礴譬彼星漢終古昭灼易傳者像難傳者學仰止夏峯泰山有嶽庚戌初秋睢陽門人湯斌題於潛陽書屋殿肆持罔索賈一百金何居奇一至此哉同詣榜西草

堂勺圃止觀新祿黃道周瞿武報
■字元倪元璐諸人
手札題曰十忠寶翰文字絕佳
晚接旅旅溫州同鄉會
年刊始知夏間大荆鎮被匪占據
陶山鎮聚匪千餘警
局槍械悉被劫奪警官傷死而會昌鎮亦有殺人放火
之事桂梓廣臣屋蓋共產黨煽惑農民以造亂耳晴

初四日丁未 大風且暴午後沐浴詣詩史閣師鄭以事與
勺圃齟齬之未幾矣故往視之師鄭編纂財政其粗賦
各項調查表冊洗未填報即舊稿所錄則又舛誤百出而
師鄭夏以纂輯檔冊變無興味家未屬稿及今志局以
事收束勺圃日向催稿師鄭乃言不能破觚為圓語殊

不可解傍晚過城南歌館即偕鳳姝飲市樓夜歸

初五日戊申 聞重慶鼠甚大長三尺餘馳行連羣絕

不辟人時與貓同食且或爭食貓常辟之故重慶人呼

鼠為地貓鼠與貓同名異已上午宇兒來講莊子一篇

下午詣湖東草堂孟羣昨自滬上還也文譚政府下令以

二十年元旦實行裁撤釐稅據財政部報告每年釐金八

千萬元常關七百七十五萬元復進口稅五百四十萬元

子牙稅三百六十萬元鐵路貨捐一百五十萬元郵包

稅一百零五萬元總計凡九千六百三十六萬元當此庫藏

空虛則此鉅款必特別謀措債而各省自政費所係鈔有

裁撤之請不知政府果有何策以善其後耳晚寄青島黃
君書作志稿閱邊務交涉五內如赫蓋皆亡識之徒選
蠕觀望昧形勢之要而劫於外寇之積威可憫也矣
初六日己酉二十五日上午接師鄭書接子厚書下午誠
之來久譚晚作志彙報載政府下令以屬釐稅關卡局
所一律限十九年十二月卅一日結束北平崇文門稅關亦
限以是日結束年來北平商市蕭條商會屢以裁撤
稅關為請今果廢矣物賈果能平乎前聞稅關員
役搜查商賈行旅極煩擾往致訟其果否之則民
便矣天晴無風頗暖

初七日庚戌 范氏天一閣藏書著名海內蓋數百年

為鐫之嚴庶感之美莫出其右者然錢均為編書目
視阮元所編者十不存一近歲散亡益不堪問據傳
今藏書僅得九百三十六種八百七十一冊碑帖
一無所存唯碑石及平定四部各圖尚如舊大德昌國
州即今海州志原係鈔本今已易為四明徐氏新刻本三
才廣志止存四十二冊蓋關中書大率航海東矣矣午
後作志彙剛主未久談圖書館將哀輯各省舊志敘
例印單行本用備參攷此亦趨昔之業但舊志鈔例
文字佳者獨有吉林湖北等志餘率無足觀耳

初八日辛亥 上午作老彙下午竹銘來識之來久談
晚詣湖東草堂孟羣母夫人生日也飲於宜軒飲後抹
牌深夜歸報載莫德惠已由俄京首塗回國請譽蓋
自易歷五月赴俄至十月十一日始開議以加拉罕堅執
伯力協定有效干涉豕沮十二月四日會議再開分設
委員會討論鐵路通商復交三項問題於是莫氏乃
得回京商承政府意旨以解決一切問題然外交之剛
柔一視內治之理亂則今日情形之外交萬不能應付
頑敵而茲三項問題所繫於東亞尤鉅俄人狡計不
可不審慎赴之矣天晴

初九日壬子 廿八日 早間往視宇兒口昨頭痛欲嘔今
稍痛矣午後詣師嚮齋澆一意興闌珊余力寬慰之
即偕詣審知社聽崑曲晤仲騫毅行諸君傍曾詣
城南歌館鳳姝性行高潔惜其操藝下未必過
人耳晚借飲市樓飲後過露白園小坐輒歸

初十日癸丑 上午接君坦書宴之下午作志稿宇
兒來言已詣王蔭軒診用清肺去外感飲藥後豕
考篆青來偕詣橋西草堂晚閱東粵錄

十一日甲寅 早間飛雪午後霽詣宜軒又談志
盦文亦成冒也詣新吾翁不值晚作志稿接家信

十二日乙卯三十一日大雪積數寸終日伏案作志稿接
家信苔媚愛李氏聘頃已赴款與仲任結昏仲任喪兩
妻而塵有一女苔善治家嫁李氏宜也報載釐稅裁後即
辦營業稅等數種為抵償關稅已增重凡奢侈品征
百之五十云接各地賀年函片二十有九諸君新裁

十三日丙辰一月一日早間作志彙年後詣橋西草堂久
譚詣樓閣過城南譚館暇赴竹銘之招飲香粿園招鳳
妹俯觴同坐孟羣誠之主客塵五人交游不能長會合周
如是矣飲逸借詣聽黃桂妹王又宸戲四郎探母全本情
節殊佳接各地賀年函片十有二蓋官場以國府嚴

令奉行易曆而諸君遂以刺東往徠矣

十四日丁巳二日上午閱東華錄下午少霞自北南來久談

晚偕游北里數家比日凝露積雪未融夜歸頗覺冷矣

十五日戊午仍霖午飯後詣轉齋長譚見令瑜夫人

所作山水一幅殊有瀟灑之致而未明所題詩七絕亦佳
拿乞之不得叔明謂令瑜得意之作不肖贈人耳晚詣

北池別業同坐方立之勺圃石珊志丈父子妹明竹銘誠之

諸君飲後借孟羣毅行詣聽楊小樓演落馬湖小樓吟
天霸真得天霸神情者惜亦垂老矣深夜歸

十六日己未晴上午接毅侯書接各地賀年函片十

餘下午沐浴過中興萃樓小坐鄭老適在坐曰論志局事師
鄭日前致書乞圖請辭纂脩與圖復書留之但求初稟鈔
出賂人口實則非所願耳而鄭老語我即鈔稿交局稟仍
無所用余慰喻之蓋志局將以金厯年底結束為日至暫
即所纂稿不可用則它日覆閱再令整理亦可畢一辭而
友誼豈能全乎相對長談傍晚過城南詔館聽鳳姝鼓
詞晚觴客於東興樓孟老體老壯識石珊佩堯竹銘毅行
誠之諸君皆至今夕所具有藪皆客所好者熒貝不置口
飲遂偕毅行開步市場過詔館兩家不能久坐遂歸
十七日庚申 五日 上午露下午雪篆青來之譚傍晚詣北

小宴

池別業偕毅行過城南詔館晚赴體仁石珊之招飲豐澤
園而梅塢亦宴於此蓋皆此客耳飲後與竹銘毅行過美
王荅諒寄仙瀟書仙瀟日前函來頃夏之又夏厚卿書
十八日辛酉 六日 早晴午後霽作志稟閱十朝東華錄
詣迷西之談述西北還數日言南中事亦多棘耳晚竹銘
招飲羨豐棧同坐濤目勅帶驛軒體仁孟羣毅行識
之石珊佩堯壯識招伎備觴今夕飲獨妙飲後詣訪鳳姝
鳳所居隘蒼中而八席特懸潔相對清談深夜始歸
十九日壬戌 晴上午閱淮安府志闕百詩 若瑤山陽人
幼時資性苦鈍每誦讀恒至千百遍年十五冬夜讀書有

所疑滯憤不有寐漏四下筆視皆凍而堅坐沈思頃之
心忽開朗隱隱有聲如門牖洞開屏障盡徹自
皇穎悟異常凡九經諸史注疏百家之說皆解暗誦
綜核毋穿畧無遺脫尤長於考據扶摘訛謬援引根
柢叢先儒所未發李相國天啟嘗曰詩文不經百詩勤
定未可輕易示人蓋有清一代講考據之學以百詩實負
為首孽魯通甫一同生而穎悟絕人六歲通五音少長
工為古文辭嘗論天下之患蓋在治事之官少治官之
官多官多者非事之利也晉吏之利也苟得其人委以
數百里之地即事必舉親民之官多治官之官少胥

吏之數減長吏之權信彼州縣者以趨承上司之力治民
以申詳反慶之精明治吏必能耳目清明公務修舉當
世以為名言下午詣樸園丈久譚訪雨蒼不暇晚作雜文
二十日癸亥 早間接君坦書書年後作志彙仲甫就談
卜魁事志局以年底結束同人所徵彙鈔慶閱匪易即
校正要當根據簿籍而簿籍止有也余所輯交涉志
畢得條約印本詳校一過尚勉可定稿然外務部印本
求之一年不得也龍江共楚銜署長吏至今猶多粗人
雖敦聘耆宿備顧問亦皆坐糜厚精品畫論詩已耳
至其經政之大植邊之要固非其夙所學問矣每念督

者邊防付應之失誠不禁愜然者已天晴尚暖

二十一日甲子 大風終日氣候嚴寒閉戶獨坐搗毫
屬彙晚詣東興樓飲與武培述西文屢公宴溯初也寄
厚卿上海書厚卿以古籍出售因屬其詳示刊刻年月
俾向圖書館接洽之年來書畫賈資獨宗元冊籍日
貴蓋此間數圖書館竝以鉅資購成豕致踊賈而宗
元本之曰就殘失亦一因也夜坐聽戶外風聲不知啼
寒有幾家思之不寐

二十二日乙丑十日晴上海青紅幫勢競日熾蓋貴人大
官之居彼間者皆与之往還也考幫之起源實起於明

初

末滿人入主中原江南義士爭結社謀恢復之計於是洪

門會起於滇北大金沙江蔓延於鄂蜀天門會起於湖

江白鶴而蔓延於三江哥老會者則起於台灣而盛行

閩越而至湘桂海蜀跨粵雍正初有僧羅祖始緝青

幫甲繼青幫而興者曰紅幫青幫父子幫也紅幫元

弟幫也紅幫有龍頭大爺聖賢三爺看家三爺刑

堂五爺等目刑堂則掌生剋之權者也傍晚備駁行

深夜歸仲甫就談師鄭所編志彙不合體例仍須

重纂師鄭兩月前即言辭旋不後來而今復以歲莫

索薪亦資文士行事固不宜出此囂今士可知矣

二十三日丙申 十日晴 上午校志稿 下午詣楊氏借穀行
過市場閱市 晚作志稟 接家信 浙中絲織品價昂
於北平而其質料又下可知 鄉居之無足慮 其慮者獨先
人墳墓耳 寄家書 寄竹銘書 校視管軒又稟 頗暖 今夕
爆竹相聞 蓋家家祀適矣

二十四日丁酉 早間閱越媛老人淳書札 記午後詣柳
園志翁 停盃閱老葉衡 哲如皆至 俾盃言前戲 擬一聯 輓
周玉山云 百世勛名 齊李二 一生富貴 賴龔三 龔三者 李
氏家人也 玉山敬時以膏土為業 與龔熟識 李文忠辦團
於鄉 玉山曰 龔三得進見 象以文詞受知 屢以功保至道

員與龔日疏 龔大怒 面責之 玉山謝過 曰 月致金為玉山初
名福 後改名毅 云 晚詣舞場 深夜歸 寄荆山藩 易書
二十五日戊戌 上午詣楊氏 下午竹銘來 文譚詣 未明晚
邀毅行 竹銘小飲 市樓飲後 偕詣舞場 觀舞 深夜歸
二十六日己亥 早間接仙瀉富錦書 午後作志稟 譚詣楊
氏 過韓齋 文譚 晚作志稟 余所算 余交涉志畢 矣 以分八
奉 粵約一門 敘述 特詳 蓋舊志 無列 交涉 顯目 者 故此
實為 初體 鐵路 航船 等事 關係 邊防 至大 而中俄會
議 迄未 妥協 故 頗所 繫止 於民國十五年而已

二十七日庚子 十四日 上午詣楊氏 下午詣輔仁大學 初中

部察觀學生成績也晚校與香閣詩與林明書天
金夜雪接家信募荆募股辦輪船既成而為滬
海關扣留不放行於是各股東索款滋鬧募荆乃自
亡走永嘉其弟袁岑挾以歸遂與其父爭訟蓋募
荆喜事也謾以自豪而不計事利鈍成敗遂至於
此耳富人子弟不以讀書培植德性徒日逐逐貨
利之塗富可益乎益而不知反亦必有傾敗之者况
其富未必益而身心困矣昨歲里居募荆曾以船
事相語余輒戒之詳陳利鈍而募荆不省今果不
幸而言中矣可勝深喟寄瑾如書

二十八日辛丑 十五日 上午詣楊氏下午沐浴觀電影數
月來涉迹歌場神煩意亂本以祛悶乃返尋病甚矣人
求其放心之難也晚詣舞場毅行來之翌深夜歸
二十九日壬寅 十六日 晴暖 上午詣楊氏下午接荆山書正
月間或能來北平也閱望溪集字記自學校來晚孟
羣以海味數品見饋壁謝之即詣湖東草堂子厚君
坦諸君在坐皆自青島還矣促秦權譚翁至午夜今
夕爆竹聲達旦官府文告雖嚴禁民間用金曆終
無筆以轉移之甚至官家亦用金曆市上年貨賈騰
貴蓋民俗之鷄易矣余在志局一年所編文涉志彙

頗詳備然官廳播籍無以鈞稽者尚須采輯耳彙
未送總纂覆閱俾再增補至他目纂輯之疏必則
不遑問之矣檢點一年中友朋書札束為六卷藏之

欣

不

臨

市

溫

卷